

我的医生 好像 喜欢我

中 蘑菇味桃子 著



病例档案

患者姓名：路嘉 / 性别：女 / 职业：摩托车赛车手

主诉
我的医生好像喜欢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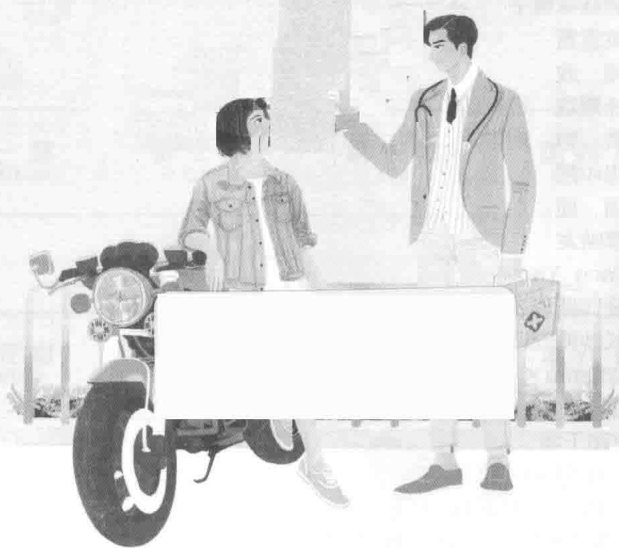
治疗记录

1. C医生带着断了腿的她开房躲记者 / 2. 多次腿麻，C医生把她从女卫生间里带出来 / 3. 无家可归时，C医生收留了她，并把她伺候得像女王 / 4. 化妆时，眉毛被C医生剃掉了一半，他赶紧奉上银行卡

治疗结论 我的医生真的喜欢我

好像 喜欢我 我的医生

十 蘑菇味桃子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医生好像喜欢我 / 蘑菇味桃子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500-3033-6

I. ①我… II. ①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23431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 I 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wy0791@163.com

书 名 我的医生好像喜欢我
WO DE YISHENG HAOXIANG XIHUAN WO

作 者 蘑菇味桃子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周政

特约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

责任编辑 袁蓉 刘玉芳

特约编辑 张靓

封面设计 周丽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封面绘制 Paco_Yao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鸿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76千字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3033-6

定 价 35.8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410

本作品著作权归大周 (贵安新区) 互动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法拥有。未经许可,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
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举报电话: 0731-85184728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可向承印厂申请调换。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 001 ///

/// 030 ///

/// 054 ///

/// 074 ///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 080 ///

/// 104 ///

/// 129 ///

/// 150 ///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 174 ///

/// 198 ///

/// 224 ///

/// 249 ///



第一♥章

CHAPTER 1

豆瓣。

“八卦来了”小组。

《我的医生好像喜欢我》。

来自：Jessica（恋仲）。

如题，也不知道是不是楼主自恋，但我隐隐感觉到，我的医生好像有点儿喜欢我。

医生的话，楼主就叫他C吧。

C很高，楼主一米七一，都需要抬起头才能跟他对视。C瘦瘦白白的，书生气很重，精英气质浓厚，看起来年纪挺小的，有种反差萌。在我的印象中，一般情况下，医生都挺高冷的，我以为C也是这样的，但实际上C还挺有亲和力的。

楼主的颜值妆前四分，妆后五分吧。楼主受了伤，特别憔悴，知道自己在医院那段时间肯定不好看。我感觉C的颜值是有七分的，穿上白大褂的样子就有八分。我对穿制服的男人都有执念，嘿嘿。

事情还要从半个月前说起，那时，我出了一场车祸，然后，我的腿断了。

路嘉吃着程一恒买给她的零食，用三根手指操作着鼠标，一边看着F1赛车比赛，一边浏览着豆瓣的网页。这场比赛精彩绝伦，已经进入白热化，两个最有力的冠军争夺者的车身并排着，眼看就要撞上，观众都为之提了一口气。在两个冠军争夺者里，一旦有人犯错，就意味着彻底出局。就在最后关头，旁边那辆赛车一个打滑，被对手的车在一秒钟内超过，哨声响起，在车迷的尖叫呐喊声中，比赛结束。路嘉关掉视频网页，伸了个懒腰，打开豆瓣小组。

在“八卦来了”小组，这个《我的医生好像喜欢我》的帖子已经码了一百多页的楼。

“哇，小甜文的经典开场套路！我闻到了甜的味道，楼主多多发糖啊！”

“最近怎么流行小狼狗、小奶狗啥的，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小狼狗和小奶狗是什么意思吗？”

“楼主怎么断个腿都能走桃花运？我是断头都走不了。”

“C比楼主小几岁？”

楼主回复：“C比楼主小几岁？呃……感觉得有个三四岁吧。C看上去很年轻，白白瘦瘦的。身高？楼主偶然看过他的体检表，他好像有186.5厘米。”

“这文风，楼主写手无误。”

“现在的人心思怎么这么重，随随便便一个帖子就说人家是写手，就算人家是写手，又没收你的钱，瞎嚷嚷什么呢？”

半个月前，身为摩托车赛车手的路嘉出了一场车祸，腿断了，面临必须截肢的困境，主治医生认为她的情况不适合动手术，不愿意担风险，建议截肢。在这种情况下，程一恒以一个骨科实习医生的身份，排除万难，顶着巨大的压力，给她的腿动了手术。

此刻，路嘉将戴着护具的腿放在程一恒家的电脑桌上，以奇怪的姿势浏览着网页。端着牛奶进来的程一恒看到她的姿势，随口问了一句：“你这么放着腿，不会觉得腿酸吗？喝杯牛奶，少吃点儿零食，你是个赛车手，记得管理身材。”

路嘉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甚至都没注意到程一恒进来了。不满自己被忽略的程一恒想找存在感，凑了过去：“你看什么呢，笑得这么开心？”

路嘉被吓了一跳，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程一恒扶了她一把，她回头看到程一恒，担心自己的小心思暴露，手忙脚乱地想要关掉网页，没想到程一恒先一步将牛奶放在了电脑桌上，脸跟着凑到了她眼前。

路嘉戴着护具的腿依然搁在电脑桌上，她把腿挪下来是来不及了，关网页也来不及了，索性扑过去，用雏鹏展翅的姿势抱住电脑。她的动作这么大，本来电脑桌就不宽，就这么带倒了旁边的杯子。

杯子被打翻，里面装的牛奶洒了一桌，流下来的部分蹭了路嘉一身。

“哎呀！”两人不约而同地叫了一声。程一恒的第一反应是抽了一沓纸巾，帮路嘉清理她衣服上的牛奶，而她选择紧紧地抱住电脑屏幕，像大灰狼来袭时死命护住小鸡的母鸡一样。

程一恒帮她清理完衣服，皱着眉头说：“不行，你得去换一件衣服。”

路嘉全然没听到程一恒说了什么，专注地抱着自己的电脑。

程一恒纳闷，问道：“电脑上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

路嘉撇撇嘴，一顿猛摇头：“没有。”

“那为什么不能给我看？”程一恒问。

“给你看咯！”路嘉先把屏幕转向自己，点了几下鼠标，然后把电脑屏幕转向程一恒，点开刚才的F1赛车比赛视频，跟程一恒一起重温了一下最经典、最刺激的画面：一辆赛车如闪电般连续超车，好几次都要撞上别人的车屁股了，又巧妙地避开，就像在表演一场得心应手的魔术。

可是，这场魔术失败的代价很有可能是让人付出生命。

程一恒很快被F1赛车比赛吸引，忘记了追究路嘉。比赛越来越紧张刺激，程一恒看得攥紧了拳头。

“看赛车果然就是要看疯狂而危险的场面啊。”比赛结束后，他感叹道。

路嘉干笑了两声，故意挤出一抹笑容：“比赛看完了，我要换衣服了，你不出去吗？”

“哦。”程一恒准备乖乖退出去。路嘉松了一口气，无意识地关掉了F1赛车比赛的视频网页。程一恒不经意瞥到电脑屏幕上没来得及关掉的豆瓣网页，上面显示着一个加粗的帖名：《我的医生好像喜欢我》。

程一恒会心一笑，退出路嘉的房间，然后带上房门。

清理完四周的狼藉，换了一身衣服，路嘉再次艰难地把腿放在电脑桌上，点击编辑帖子。

“一月十一日更新——高亮！”

楼主吃着C给楼主买的零食，正准备更新帖子呢，结果他端了一杯牛奶进来，差点就让他看到帖子了！还好我机智，捂住了电脑屏幕，结果把牛奶打翻了。他立刻抽了一沓纸过来，帮我擦身上的牛奶。他擦到我的脸时，那个眼神温柔得……我差一点儿就沦陷了！”

路嘉编辑好发出去后，底下立刻就有了新的评论：

“莫名有点甜儿？楼主的意思是，你已经跟C同居了？”

“我也想断腿！再赐我一个C吧！”

路嘉心满意足地吃完最后一包辣条，在评论中挑有趣的回复。其中一条回复是：“楼主可以详细地说一下跟C的相遇情形吗？想听细节（星星眼）。”

如果非要追溯路嘉跟程一恒相遇的源头，就得说起那场车祸。其实，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月前的一个晚上，作为现役职业女摩托车赛车手，路嘉正在为参加亚洲女子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决赛做准备。可就在比赛的前一天，她接到另一名决赛选手华庭的邀请，对第二天的决赛进行预演。她本想拒绝，却没经受过华庭的软磨硬泡，最后赴约了。没想到，在预演的过程中，两人因为速度太快，在她撞到路障后，紧随其后的华庭直接撞到公路护栏，然后冲下了山崖。

路嘉醒过来时，已经身在医院了。她闻着消毒水的味道，看到自己的

右腿被高高吊起，病房里没有其他人。

当时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依稀记得自己撞上了路障，整个人飞了出去，车跟着摔出去好远，没来得及报警，她就晕了过去。车会打滑、撞上路障，是因为车开出去后没多久，天气状况突然变得极其糟糕，原本月明星稀的夜空，忽然间乌云密布、狂风大作，不一会儿就暴雨倾盆。在她的记忆中，A市很久没下过那么大的雨了，天空就像被机枪扫射成了筛子，暴雨狂泻而下。

在病床上不知躺了多久的路嘉坐起来，揉了揉后脑勺，感觉后脑勺依旧很痛。有个护士进来，看到她醒了，撑开她的眼皮，然后观察了一下，在她的腿上又捏又敲，最后拿出笔在本子上写写画画一通，抬起头跟她说：“你醒了？身体还有哪里疼吗？”

路嘉看到自己被包扎得跟木乃伊似的腿，稍稍动了一下，钻心的痛感像电流一样传遍全身，她忍不住号了一嗓子，被护士一顿训斥：“叫你动了吗？还想要你的腿了？你们这些飙车党真是的，一个死了，一个腿断了，还不当回事呢！”

路嘉没刺刺耳的“飙车党”三个字，问：“你说什么？谁死了？”

“跟你一起飙车的那个人，送来医院抢救了，没救回。”

路嘉手捂着太阳穴，心道：护士是说，华庭死了？

怎么可能？她撞上路障飞出去时，明明看到华庭的车速已经慢了下来，还以为是华庭送她来医院的。

“你是不是搞错了？”路嘉问。

护士很不耐烦地扔下一句“自己去太平间看不就得了”后，就离开了病房。

路嘉努力撑着身子坐起来，想追问护士到底怎么回事，但是护士已经不见踪影，只见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医生走了进来，胸牌上明晃晃地写着“骨科：程一恒”几个蓝色宋体字。

这个程医生站在路嘉面前，眼睛红红的，像刚刚哭过，又像熬了几个通宵，精神状态欠佳。但长得好看的人身上的光芒是遮不住的，特别是他的个子高得让人瞩目，路嘉的目光停留在他的五官上就挪不开了，他红红的眼睛跟挺拔的鼻子让他看上去像冬日的雪人。路嘉觉得，这人虽然长得

精致，但是带着些傻气。这就是路嘉第一眼看到程一恒时对他的印象。

程医生简短地向路嘉转述了主治医生的意见：“截肢，并且以后不能再骑车。”

转述完意见，程一恒又说：“有个警察在门外等你几天了，你现在醒了，要叫他进来吗？”

路嘉心想：我这就睡了几天？

她还来不及回答，便听到门外一阵喧哗，似乎有很多人拥挤在病房门外。路嘉眼睁睁看着病房门轰然倒地，一声巨响后，如同千军万马挤地铁一般，一群人拥了进来——病房门竟然被挤塌了。

这群举着话筒跟相机的人，踩着躺在地上的病房门冲进来，队伍的最后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他们挤作一团，丝毫不顾在一旁呐喊、制止他们的警察，闪光灯不断在路嘉头上闪耀，就差贴着她的脸拍了。

“你们警察到底来这儿干吗的？参观动物园吗？”路嘉吼了一声，被挤蒙了的警察才想起要去阻止疯狂的记者们。无计可施的警察只能使出全身的力气拦腰抱住离路嘉最近的记者。被警察抱住的记者仍旧不死心，高举着话筒喊道：“路嘉，作为一名职业赛车手，你应该知道私下里飙车是很危险的行为。对于华庭在跟你飙车的过程中发生车祸、不幸离世的事情，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路嘉面无表情的脸上终于起了一点儿波澜，脑海中关于“华庭是不是真的死了”的疑问一闪而过，她推开贴到脸上的相机：“首先，那不叫飙车，只是我们私下约定的预演而已。其次，对于华庭的事情，我表示很遗憾。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记者咄咄逼人，路嘉不甘示弱地回击。

“你不觉得自己应该对华庭的死负责吗？你俩作为本次亚洲女子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决赛冠军的最有力竞争者，她死了，你是不是可以顺理成章地坐上王位，从此头顶‘妖精女王’的称号？”

“妖精女王”原本是用来形容华庭的。

华庭年纪轻轻就获得过好几次女子摩托车比赛的国际冠军，是摩托车赛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陨落。

路嘉跟华庭的成绩差不多，属于后起之秀，这几年正当大势，颇有超

过华庭的气势。以往两人一起参加过不少比赛，从胜负率来看，路嘉要略高一筹。这次亚洲女子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是确定路嘉能否正式上位的决定性比赛，也是华庭能否保住自己地位的关键性一役，重要性对两人不言而喻。

两人为什么会在这种情况下私下约定进行预演？这给人想象的空间实在太多。

但对于路嘉而言，单单是因为她不太会拒绝人，所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面对记者的逼问，路嘉没再回答，只是定定地坐着。

她看向在场唯一穿着警服的人，问了一句：“华庭真的死了吗？”

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那个试图通过抱大腿阻止记者拍摄的警察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直到感觉到路嘉冰冷又炙热的目光，才如梦初醒般点了点头：“是的。华庭在现场撞上了公路旁的护栏，由于道路两旁都是山崖，华庭骑车的速度太快，结果连人带车坠入山崖。路过车辆的车主发现你倒地后，报了警，打了120。我们赶到现场时，120的人正要抬走你。而我们第二天早上才在山崖下找到华庭，当时她已经奄奄一息，送到医院抢救后，于昨晚因伤势过重而去世。”

路嘉有点儿蒙，捂住头，觉得整个脑袋嗡嗡作响，脑子里被揉进了很多东西，杂七杂八的，让她根本无法进行正常思考。她怎么也想不到，华庭会死掉。按理说，在那种情况下，她已经出事故了，华庭在她后面目睹了全程，完全有可能避免出事。

到底是为什么？

在她撞到路障、晕过去之后，华庭都发生了些什么？

老实说，她跟华庭不熟，一次赛车的预演，就要让她背负一辈子害死华庭的骂名，她担不起，也不会担。

路嘉当场下定决心，一定要搞清楚车祸背后的真相。

原本场面已经混乱无比，突然有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冲进病房，不顾一切地挤开记者跟警察，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女的提起一个保温桶就往路嘉身上泼，男的则死死地按住路嘉。

记者马上像看好戏似的打开相机，一顿狂拍。换作以前，路嘉早就一

脚把这个按住她手的中年男人踢开，可现在她的腿完全使不上力，只能做案板上的鱼肉。她狂躁地蹬了几下腿：“你们医院的人呢？这么多人，又是记者，又是警察的，难道今天要让我死在这里？”

好在医院的保安闻风而来，先把按住路嘉的中年男人拉开，再试图去控制情绪更为激动的中年妇女。然而，中年妇女的力气大得惊人，两个保安愣是没拉住她。她泼了路嘉不算，还冲上去对路嘉拳打脚踢。

路嘉早就被激怒了，现在当然不可能坐以待毙。她一把攥住中年妇女砸过来的拳头，打算回敬中年妇女一个单手骨折。中年妇女提起一旁的保温桶，砸到了路嘉的额头上。这还不算，本来好不容易被保安控制住的中年男人，挺着他的啤酒肚，排除万难，挣扎开来，挤到路嘉的面前，抡起拳头就想给她一拳，她本能地用手臂去挡了一下。

紧接着，路嘉眼前一片模糊，觉得自己可能要死了。

迷迷糊糊中，有个气味很好闻的穿白大褂的人抱起了她，在医院保安的帮助下，带着她脱离了重重包围。她隐隐约约听到那对凶狠的夫妻大喊：“程一恒，你……怎么能帮她？！”

路嘉醒来时，病房里还是没有其他人。过了一会儿，之前见过的那个程医生推开病房门，走了进来。

路嘉揉了揉自己发痛的额头，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病服已经被换了一套，头发也被洗过了，但她还是能隐隐约约闻到鸡汤的味道。

“刚刚打你的，是华庭的爸爸妈妈。今天华庭的遗体从医院运到殡仪馆去火化，上午刚刚结束了告别仪式。”

路嘉的脑子里空荡荡的，却有一道光突然闪过。她揉着太阳穴，一脸狐疑地看着他：“你为什么知道华庭的名字？”

正在整理医疗器具的程一恒后背僵硬了一下：“你们车祸的新闻闹得很大，我自然知道她的身份和名字，说来很巧，我还看过你们的比赛。”

路嘉听完，思考了一会儿。她的背后垫着枕头，醒来之后，一切太过混乱了，她还没有时间好好捋一捋事情的整个经过。

华庭死了。

在那场车祸里。

排除她脑子被撞坏和记忆被删改的原因，她可以确定，自己在撞到路

障后，额头被磕出了血，模糊了视线，但她在晕过去前，有十几秒的清醒时间。她清晰地记得，那时，华庭在她的面前，速度慢了下来。她甚至还模糊地记得，华庭下了车，来查看了她的情况……

当然，这都是模糊的记忆，她不能肯定。

警察说，华庭是冲过护栏摔下山崖，从而车毁人亡的，路嘉不信。

出事的前一天，华庭来约她比赛时，她是一点儿也不想答应的。第二天就要比赛，前一天晚上，车手一般不会参加太多活动，而是选择保存体力，便于第二天发挥，偏偏华庭在那个时候找上她。

华庭找上她时，她的第一想法是，华庭想用这种战术耗掉她的体力。在赛车这件事上，有些自负的路嘉全然不在意这种小心思，加上华庭说无论如何也想跟她比一场，她只好舍命陪君子。

没想到，她还真的是“舍命”陪君子了。

在比赛开始前，华庭有意无意地跟路嘉说起，她可能要退役了。

路嘉很纳闷，华庭正值职业巅峰时期，为什么要急流勇退？难道是华庭的状态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开始下滑，想给粉丝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路嘉没有去深究，满脑子只有比赛。赢得比赛，她就可以飞去欧洲跟闵璐会合，来个欧洲五国深度游。

现在别说欧洲，她连A市都出不了，不对，X医院都出不了。

其实，她现在想起来，华庭那天晚上的状态就已经有些不对劲了。华庭看她的眼神里，总隐隐约约泛着泪光，她想，华庭可能是迎风流泪。她没有想太多，结果就出了这样的事情。

在路嘉思考时，程一恒又说起截腿的事情：“我们主任的意见就是截……”

“不截。”路嘉的思绪被“截肢”二字拉回，比起弄清楚华庭车祸死亡的真相，现在最紧要的是保住她的腿，她暴躁地打断程一恒的话，“你想办法把我的腿保下来，能不能骑车这点不用你管。”

医生见惯了呼天抢地砸东西的病人，没见过这么理智却比无理取闹还让人头疼的病人。

“其实，不是不能动手术，但是很难，风险很高。如果你有充足的时间，可以考虑出国，但你的腿可能等不到出国就坏死了。”

“我愿意承担风险，动手术吧。”路嘉轻描淡写地答道。

“主任的意见还是截肢……”程一恒还在坚持。路嘉有些不耐烦地“啧”了一声，瞪了一眼程一恒。她已经表达清楚了自己的意见，不想再听到别人啰唆。

看到她不耐烦的样子，程一恒又说：“或许我可以试试，如果你不介意我只是实习医生的话。”

路嘉看了他一眼，心里有些犹豫。一个实习医生，真的可以吗？

“为什么你们的主任医生不给我做手术？”

“主任马上到退休的年纪了，最近正在评名誉院长，口碑很重要。”程一恒话里的意思不言而喻，意思就是，主任医生不愿意承担风险。

“所以这个风险由你承担，对吗？还是说，你愿意主动承担这个风险？”

程一恒一言不发地看着路嘉，掏出笔在本子上记了什么：“你这么理解也可以。”

路嘉还想问点儿什么，程一恒却被护士叫走了。

因为一点儿好奇心，路嘉拄着医院给她配的拐杖出去溜达，打听到程一恒是以最好的成绩从华西毕业的骨科学生，这让她稍稍放心了一点儿。她又问了一圈儿，得知程一恒在X医院的实习生当中，实力是数一数二的，参加过很多场大型手术，主刀的经验尽管不多，但口碑不错，大家觉得他的实力与运气并存。但是，对于她的这场手术来说，程一恒作为实习医生，做这种事情其实是很冒险的，几乎在赌他的前程。

其实，路嘉倒不是很关心这种生死攸关的手术是由一个初出茅庐的实习医生还是经验无数的资深医生来为她做。在这种事情上，她还是信奉那句话：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路嘉打听结束，路过程一恒的科室，看到他挂在衣架上湿漉漉一片的白大褂，走近了，闻到鸡汤的味道。她突然反应过来，那个白大褂医生原来是他，他帮了她。

“咚咚咚。”路嘉敲了三下程一恒办公室的门。正在写字的程一恒抬起头来看着她，露出礼貌的微笑：“路小姐，你有什么事吗？”

“程医生，我听说你是这个医院里最有前途的实习医生，”路嘉看着程一恒的胸牌，说，“希望你能保住我的腿，也能保住你的前程。”

程一恒笑了笑：“重要的不是我的前程，是路小姐的腿。我会尽力的。”

路嘉摇头：“不是尽力，是必须。如果我残了，你下半辈子也不会好过。”

手术定在三天后进行。

这样的手术，程一恒是第一次做。骨科的主任医生，也就是教授，答应在一旁观摩指导，如果遇到临时事故，可以出手搭救一把。

路嘉对手术方案没有异议。

病人最爱问手术成功的概率，路嘉压根就没想起来过问。

对她而言，不是百分之百，就等于零。

动手术前，医院提出，要程一恒跟路嘉签免责声明，两人都没同意。人家一个实习医生愿意为她赌上前途就不容易了，不必真的拿一纸协议去威胁他，徒增压力，她是这样想的。可是程一恒在得知她也没有签协议的时候，急匆匆地跑来病房：“路小姐，听说你没签免责声明？！”

“对啊。”路嘉吃着水果，看着F1赛车的直播，毫不在意地说。

“我个人建议，你还是签一下，万一出了事故，你要求赔付的话，会容易一些……”

“没有万一。”路嘉打断他，“你去忙吧，程医生，不用劝我签这个免责声明了，我不会签的。”

“那……”程一恒问，“你的家人呢？你是不是要通知他们一声，跟他们讨论一下再决定？”

“我是个孤儿。”路嘉放下手中的橘子，“十四岁那年，我父母出车祸去世了。”

“那还有没有其他……”

“没有。”路嘉有些不耐烦了，“程医生，你赶紧走吧，别打扰我看比赛。你好好准备手术就行了。”

动手术的前一天，程一恒照例去跟病人路嘉聊天。路嘉躺在病床上，脚挂得老高，正在回看自己一周前的比赛，总结经验和教训。

程一恒凑过去看了一眼：“马上就要手术了，你一点儿都不紧张吗？”

“正是因为马上就要手术了，我很快就会回到赛场，所以才要抓紧时间分析。”路嘉对自己能重回赛场深信不疑。

程一恒看着她自信满满的样子，有些不忍，试图找话题：“我看过你的比赛。”

“哦？”路嘉挑眉，“然后呢？”

“路小姐，我觉得你很厉害。”

“谢谢。希望你的医术能跟我的赛车技术一样厉害。”路嘉说。

原本手术时间已经定了，但是骨科的一个吴姓副主任突然发难，不同意让程一恒主刀路嘉的手术。

原因很简单。吴副主任说：“路嘉可是现在的热点人物，万一她的手术失败了，那么会有人质疑我们医院的实力，会给我们骨科抹黑。这手术本来难度就高，成功率又低。如果成功了，现在外面的人都说她害死了华庭，都在讨伐她，我们医院会跟着受牵连。”

一直带着程一恒、相当程一恒半个老师、同样是骨科副主任的周医生出来反驳：“医者父母心，就算是犯罪分子，我们该救的还是得救，我们的天职是救死扶伤，审判犯人，那是法院的职责。”

“那如果手术失败了，周副主任能引咎辞职吗？”吴副主任毫不客气地说。

现场的气氛似乎都凝固了。大家都知道，目前，教授要退休了，去当名誉院长后，骨科主任医生的位置自然就会空出来，两个副主任已经等这个机会很久了，没有人肯轻易放弃。二人的实力和口碑都相当，谁上谁下，目前来说，任何人无法判断，两人只能不断地给自己增加砝码，才有最后谈判的资格。

周副主任咬着牙，答应了吴副主任提出的要求。

战争白热化了。

程一恒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非要坚持做手术的话，不仅要赌上他自己的未来，还要赌上一直带着他、跟他亦师亦友的周副主任的未来。

路嘉听说了这个小插曲后，拄着拐杖去找程一恒，故意调笑他：“没想到我这么厉害，引骨科英雄医生竟折腰啊……”

背对着路嘉、没有察觉到她出现的程一恒正看着手机发呆，听到她的声音，被吓了一跳，赶紧把手机锁了屏。在程一恒锁屏前，路嘉隐约看到了一个女人的照片。由于程一恒的动作太快，她没看清楚屏幕上的人的长相，只知道是个女人。能让程一恒在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对着照片发呆的女人，一定是他喜欢的人吧。

程一恒像被戳破了秘密，慌张地起身，催促路嘉：“路小姐还是回病房休息，等待手术吧。你这样四处跑，对腿没好处的。”

路嘉撇撇嘴，回了病房。

手术时间定在早上，一共进行了十一个小时，从日出到日落，程一恒被汗浸湿了三件洗手服，中途停下来休息了五次。

当手术室灯灭时，程一恒是跟路嘉一起被推出来的。

他缝完最后一针，在确认后，就虚脱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只能被护士扶到另一张移动病床上，然后被推出来。一直在旁观手术的周副主任的手掌沉沉地落在他的肩膀上：“一恒，你不愧是我最看好的学生。后生可畏啊。”

手术成功了。吴副主任甩袖离去，周副主任笑逐颜开。一番角逐之后，鹿死谁手，非常分明。

半个小时后，麻醉剂的药效过去，路嘉醒了。

在漫长的手术过程中，一次性麻醉剂的药效根本撑不了多久，中间好几次，路嘉彻底清醒了，瞪大眼睛看着全副武装的程一恒。

她眼神那么赤裸裸，看得程一恒心里发毛。透过护目镜，他跟她四目相对，不知道为什么，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想捏住她的嘴巴，看她做金鱼嘴。

路嘉这么高冷的人做金鱼嘴，肯定很搞笑吧？手术中的程一恒想。

第一针麻药的劲儿过去时，尽管额头上已经渗出了豆大的汗珠，但路